

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地内生式发展探讨——以广西田头苗寨为例

李超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桂林 541000)

摘要 以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典型案例地广西融水县田头苗寨为例, 对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地内生式发展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予以探讨, 以期今后相似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社区主导; 乡村旅游; 内生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 S18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3)31-12528-03

A Study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Driven Rural Tourism—A Case Study of Guangxi Tiantou Miao Village

LI Chao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0)

Abstract Tak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Guangxi Tiantou Miao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e achievement and problems of the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were discussed,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imilar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driven; Rural tourism; Endogenous development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乡村旅游呈现出日益兴旺的发展趋势。但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 包括“旅游飞地化”、传统文化丢失、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等问题也随之相继出现, 严重困扰着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 一种以人为本的内生式发展模式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倡导。内生式模式强调自我导向的发展过程, 透过这种过程, 一方面使乡村达到自己想要的发展形式, 另一方面把利用乡土资源所创造出来的总价值重新分配在该地区内^[1]。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提出为有效解决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

1 社区主导与内生式发展

1.1 社区主导

在旅游学术界, 社区主导的理念是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理论的深入。1985年澳大利亚学者墨菲提出基于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理念, 社区参与的概念随后被国内外旅游学界广泛运用。但社区旅游参与在实践上的不成功引发了学界的质疑和反思, 中国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的社区参与实践大多是被动式参与, 仅仅停留在社区参与的初级阶段。左冰(2008)指出仅仅将社区参与视为完成目标的一种技术手段或行动纲领, 而不去理解政治以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性, 这是一种“就参与论参与”的狭窄的“参与观”, 只可能“治标”而不能“治本”^[2]。因此, 有必要从初级阶段的社区参与走向社区主导, 强调社区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

社区主导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是让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核心利益主体参与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决策、开发与经营、管理与监督等活动的旅游发展模式^[3]。强调当地农村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 政府部门主要起引导和支持作用, 村民从旅游规划、开发到日常的旅游经营, 实现真正的决策、参与, 同时获得旅游的大部分收益。这种发展模式由于排除了政府和外来投资商的强势干扰, 避免了“旅游飞地”的出现, 保证了旅游发展中村民的主人翁地位, 实现

了利益的本地化、公平化。

1.2 内生式发展模式

陈焯(2010)在总结前人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内涵应该包括如下4点: ①乡村发展的受益主体是当地社区; ②乡村发展基于内部生长力量, 即应由当地社区主导乡村开发, 但同时不排斥外部力量的辅助; ③这种发展模式应是环境友好型, 能保护和发展当地的传统文化, 保障文化的独立发展; ④具备一个可以团结、调动当地社区力量, 在必要时候可以有能力保护当地社区利益的基层组织^[4]。内生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代表本地居民的基层组织, 通过组织、整合当地资源, 同时争取外界的支持和帮助, 培养当地的自我发展能力, 实现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 社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由于提倡社区自我的主体地位, 强调利益的本地化、公平化, 整体过程体现出内生式发展的理念, 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社区主导是内生式发展的必要条件, 因为社区主导的实现要求一个能够代表本地社区利益的基层组织作为实践载体, 而只有基于社区自身主导地位的实现, 发展由当地控制和选择, 内生式的发展才具备了可能。

2 田头苗寨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界定

2.1 田头寨旅游发展概况

田头寨位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境内, 距县城约40 km。总面积1.67 km², 现有人口144户, 80%为苗族, 属典型少数民族村寨。2006年由田头屯前屯长牵头, 寨内村民自愿合伙投资, 将村寨开发为旅游景点。开业以来, 随着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 田头寨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旅游接待人数逐年递增, 从2006年的0.6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1.2万人。旅游收入不断提高, 从2006年的30万元上升到2011年的144万元, 公司固定资产总额达200多万元。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 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的商品化。2010年田头苗寨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2.2 田头寨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界定

依据上文对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内涵的界定, 主要从社区乡村旅游参与主体、受益主体以及对乡村社区文化生态影响等方面来分析田头苗

作者简介 李超(1987-), 男, 山西孝义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旅游开发与规划。

收稿日期 2013-09-10

寨的旅游发展模式。

2.2.1 参与主体。首先是代表当地社区的参与主体乡村旅游基层组织——田头寨旅游公司的建立。田头寨乡村旅游的发展是由田头屯前屯长潘敏(化名)倡议发起的,2006年他受融水周边地区乡村旅游日益兴旺的启发,便动员全村集资发展旅游业。当时寨内144户中有32户村民同意自愿合伙投资,经众人商议,由成立的村旅游股份公司负责田头寨旅游开发的各项事务。公司采用入股联合、董事决策、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运作模式。村民按照个人意愿申请、承认并遵守其章程,经股东大会同意并交纳入股股金500元,即成为苗寨股东,并规定每户股份相同以实现民主决策。

其次,村旅游公司鼓励寨内村民入股,并允许村民在寨内摆设摊点销售土特产品,允许村民经营相关的旅游娱乐项目。为发展旅游,苗寨与融水县多家旅行社签订了合作协议,出于初期发展和建立良好合作的需要,实行四六分成,让利于旅行社以招揽客源。融水县政府在田头旅游发展过程中主要起引导、宣传和规范监督作用。

可以看出,田头寨的乡村旅游是由地方精英引导、村民共同参与的社区主导型开发模式。村民主导景区的规划开发、经营管理与利益分配,他们是田头苗寨景区发展的绝对参与主体。

2.2.2 受益主体。田头苗寨旅游收入主要来源于村旅游公司经营的旅游项目,包括餐饮、住宿、观光、娱乐,此外还有当地村民的土特产品销售收入。除去分成给旅行社的旅游收入外,其余收益均留存在田头寨内,村民成为旅游的主要收益主体。以2011年为例,团队游客接待总收入144万元,村旅游公司分成40%,为57.6万元,32户股东户均可获得1.8万元。旅游带动寨内全年土特产品销售收入约36万元。

2.2.3 社区文化生态影响。田头寨旅游景区开发前,苗寨的传统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已经趋于淡化。景区开发后,出于发展旅游的需要,当地苗族文化重新得到重视,表现在村旅游公司对苗寨服饰、饮食、节庆等文化的重新挖掘、展示,特别是通过每年举行的盛大节日“牙变节”等,加强了田头特色的苗族文化氛围。为美化景观环境,村公司安排有清洁人员定时清扫,注重对周边森林和水源保护,做到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田头寨乡村旅游的发展基于社区内部的力量,村民从旅游规划、开发、经营实现了自主决策。村公司成为田头旅游发展的代表,景区获得收益也主要保留在社区内部,并且能保护环境,发扬苗族文化,基本符合内生式发展内涵,属于社区主导型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模式。

3 田头寨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探讨

3.1 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对田头苗寨的积极作用

3.1.1 提高村民组织化程度,有助于整合本地资源。在田头寨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伴随村旅游公司这一经济型村民自治组织的产生,村民通过组织化平台极大地整合了本地的人、财、物等资源,从而发挥规模效应,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具体而言,人力资源方面,整合了以种植、养殖能手、经商能手为代表的经济精英,以现任和前任村干部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苗王”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精英和外出务工人员;利用发展乡村旅游具有投资小、利润率高的特点,通过村民共同集资方式,整合村寨财政资源;通过乡村旅游,结合苗寨民族风情、农耕文化等,把这些无形资源与山地、农田等有形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了农村资源的价值,实现农业和旅游的双重经济效益;通过召开股东大会、进行知识讲座、技能培训提升村民整体素质,强化村民社区参与能力。

3.1.2 实现本地就业,提高农民经济收入。乡村旅游的内生式发展,一是直接为村民提供了本地就业平台,二是有利于营造公平的参与环境,消除当地村民的就业疑虑,避免了这部分从事旅游业的村民外出务工的风险和成本。田头寨旅游开发前,寨内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务农和在周边地区打零工。旅游开发后,带动直接就业岗位39人,间接就业岗位300余人,有效缓解了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压力。

旅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提高了本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其中参与旅游的村民股东收益最为明显。自2006年开业以来,随着游客人数的增加,村旅游公司员工平均工资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从最初的0.6万元/a至2010年约0.9万元/a。2011年全年每位员工工资约1万元,而当年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231元,旅游增收效益明显。

3.1.3 传承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维护文化的原真性。在现代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田头苗寨传统的苗族文化日渐式微,传统的木房被砖房取代,民族服饰被逐渐抛弃,现代文明正迅速消解当地的苗族文化和价值观念。

田头寨乡村旅游的兴起重新激发了寨内村民对苗寨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村民文化自觉意识得到增强,着重体现在村旅游公司为接待游客组织的民俗风情展示和民族歌舞表演,加深了村民对当地传统习俗、道德伦理的强烈文化认同,对于村民重新认识、了解当地苗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作为当地民族文化的主要展示者,村旅游公司的全体员工全部来自于本地社区,并且汇集田头寨主要的政治、文化精英,对于妥善传承和呈现本土文化更具有原始动力和信服力,一方面容易取得当地村民对本土文化展示的认可和信任,另一方面避免外来介入者为适应现代游客的需要强势对当地苗族文化扭曲解构,有助于凝聚社区力量,维护当地苗族文化的原真性。

3.2 田头苗寨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存在的问题 田头苗寨的旅游发展成效显著,通过社区主导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大部分旅游收益留在了当地,农民旅游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田头苗寨内生式的旅游模式如需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3.2.1 村民自治组织管理困难,组织骨干力量水平有限。作为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的核心力量,田头寨村旅游公司负责景区的整体运营,其组织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田头寨旅游的长远发展。虽然公司正常有序接待游客,但由于管理层和村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最高学历高中),缺乏专业的旅游

管理人才,公司管理工作困难重重。32户股份完全平均化,村民意见常常难以统一,出现集体效率低下,即“集体困境”问题。在对资金投入问题上争执不断,旅游投资规模难以扩大。村民传统乡土散漫的思维理念让他们难以适应公司式严格统一的管理,在实际工作中,公司管理层受到人情羁绊的影响,内部管理纠纷较多,甚至出现游客服务缺失现象。这些问题影响了旅游经营的效率和村寨旅游收入的增长。组织平台作用的弱化,组织发展停滞,成为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的主要障碍。

3.2.2 村寨经济资本存量不足,旅游发展资金短缺。田头寨旅游发展资金多来源于村寨自身投入,但村寨内部自身融资能力有限,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满足旅游投资需求。同时参股股东在对资金投入的问题上存在分歧。2006~2009年没有进行旅游分红,继续追加投资。2010年后才开始少量分红。大部分股东认为前期投资已经足够,不同意继续投资,旅游投资规模短期内难以扩大。此外,目前田头寨只有32户家庭参股村旅游公司,其余人家仍对旅游发展心存疑虑,村寨内部融资没有扩大化。由于资金不足,田头苗寨无法扩大宣传规模和范围;旅游服务设施无法进一步改善提高,如旅游旺季期间,住宿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管理层只好推掉旅行社的预约,同时由于旅游服务设施档次较低,降低了旅游吸引力,导致无形中丧失部分客源,造成旅游经济的恶性循环。

3.2.3 内生式发展的外部支持力量缺乏。乡村旅游的内生式发展主要依靠社区自身资源和能力,但并不排斥外部力量的协助。在乡村旅游开发初期,当地社区面临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村民自治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够、旅游市场信息匮乏等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能够有效支持,提高社区独立开发乡村旅游的经济能力和知识技能,将极大地促进当地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的水平。

在西方,由于民间组织力量强大,在内生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非政府组织起到很大的推动和监督管理作用。国

内非政府组织的发育程度较低,因此主要依靠政府引导和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目前,田头寨所在的融水县政府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支持引导行为还不够完善。一是虽然进行了相关规划,但乡村旅游的相关政策尚未配套,如鼓励旅游开发、旅游信贷政策等;二是融水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财政能力有限,导致对乡村旅游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体现在乡村旅游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薄弱,住宿、饮食、娱乐等接待服务设施建设不到位。外部支持力量的缺乏难以有效促进田头寨乡村旅游内生式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4 小结

田头苗寨由旅游精英组建村旅游公司,鼓励村民自愿入股,实行各户股份平均,共同开发村寨旅游,走内生式的旅游发展道路。其在制度方面保证了劳动者与所有者的统一和各劳动者地位间的平等;在收益分配方面实行按股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在管理方面,实行民主决策,仿照股份公司制度化管理。这种模式有效地兼顾了村寨内各户居民的利益,将村民的责、权、利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和可持续发展。但在实践中,这种内生式的发展模式也呈现出不少问题。如村寨内部融资能力有限,无法满足迅速发展的旅游投资需求;村寨旅游管理人才缺乏,在旅游公司运作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管理、服务问题,影响旅游经营效率和长远发展。因此,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妥善解决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面临的困境,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以完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适宜路径。

参考文献

- [1] 程增建,王金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内生式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 乡镇经济,2009(5):109-113.
- [2] 左冰,保继刚.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 旅游学刊,2008(4):58-63.
- [3] 余意峰. 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的博弈论——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J]. 经济地理,2008(3):519-522.
- [4] 陈焯. 内生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北京市密云桃源仙谷为例[D].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0.
- [5] 周永广,姜佳将,王晓平. 基于社区主导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开发模式研究[J]. 旅游科学,2009(4):36-41.

(上接第12477页)

定的规章、制度、规范,成为今后保护区工作开展的依据,同时不断完善。始终坚持生态保护这一方向不能偏、强化宣教功能这一作用力不能减、提升自身“造血”功能这一持续性不能丢,确保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正确方向。

(2)要上上下下思想认识统一,才能带动保护区基层站(所)开展新的工作内容,实施过程中加强对内、外标准化建设理念宣传,建立高效、可操作性强的理念宣传方式。

(3)针对基层站(所)职工队伍整体科研素质较低,存在有些工作需要做、也想做,但没有能力做的状况,要加大培

训、考核机制,提高业务素质,加快转变管理观念,从粗放的巡护人员转化为巡护科研人员。

(4)监督、检查、奖惩体制要不断完善,执行力才能倒位,因此需要健全监督、检查、奖惩体制,长期、严格的对此项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参考文献

- [1] 徐基良,宋维明. 建设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的若干思考[J]. 中国林业教育,2008(4):13-16.
- [2] 李忠民. 自然保护区建设探讨[J]. 绿色科技,2012(4):270-272.